

宗教名言集

廣學會出版

一 基督教與新生活

劉湛恩

今日我們當下一個新的決定，那就是在這個年頭兒，我們怎樣去實行新生活。的確，大家願意自動的去過一種新生活，在我們青年中間是新的自覺。尤其是有智識的青年對於新生活的鍛鍊應當分外的認識和刻苦的實行。國家的情形，諸位是必已經深切的關心。我們處在這種情形之下，面着國家的危機，目擊同胞的疾苦，灰色的現實都給了我們以悲觀的印象。外侮是急急的交迫，災禍是連綿的不息。國運到了日暮途窮之日，人民已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談國際地位吧，是低無可低；談國民的財富吧，是窮無可窮。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我們這些人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正過着非人過的日子。中國本來是世界上最貧困的一個國家。在內地——在貧乏的中國內地的同胞，你想窮到如何的地步！連年戰爭的蹂躪，洪水的氾濫，旱災的爲患，一次隨着一次的打擊。可憐的農村經濟逃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中國的農村經濟可以說已經破產，農民的生計可以說

到了水盡山窮的絕境。我們不要望遠，就以楊樹浦這一帶來說，在軍工路的馬路旁邊，你不是看見幾個小小的漁船嗎？船上面蓋了幾片蘆蓆，船旁邊堆着一些爛草，船裏面住着一些形容枯槁的人，男的女的住在一起，老的少的住在一堆。你從那裏走過，在他們的臉上都能看見一絲絲的苦笑，只聽見悲愴的孩子的哭聲。孩子是無知的，他們那裏知道窮的究竟！他們不會怨命，只是哭——哭出他對環境的不滿來。我們聽見這種哭聲，心理上起了何種反應？我們看見這種慘狀，良心上是否不安？諸位！我想你們有些不忍吧！這就是中國同胞過的牛馬生活。甚至於有些農民過的比這個更苦。真的，窮是中國目前的危險。挽救窮的局面是一致的呼聲。我們住在高樓大廈中的人民望着無數的同胞被壓在生活下面痛苦沉淪，能予以援救嗎？我們望着這支離破碎的中國，撫着這百孔千瘡的殘局，能不積極的力圖復興嗎？

不錯，有些人並沒有忘記中國國家的疾苦，很想盡力的挽救。他們想了許多方法去作自強的手段。不是曾經有人主張過政治革命嗎？他們想以政治的力量去使國家重上軌

道。我們當然是贊成的。自從革命以來，戰禍踵接，勞民傷財，驚師動衆，國家元氣大傷；到現在國家還是這樣萎靡不振，人民還是這樣痛苦流離。試問換湯不換藥的政治革命，成績在那裏？

又有些人主張社會改造，想由社會方面着手，使國家強盛起來。我們當然也是贊成的。然而過去的經驗又告訴了我們許多的困難。這幾年來，從事社會改造工作的人不少，可是都在紙上談兵，實效不知遠在那裏。以前提倡過五四運動的精神，但是提倡的結果，五四運動還是五四運動，民族的精神仍是民族精神。所受的效果不大。其他社會改造的方案很多，然而多未能實行。所以空口宣傳由社會改革來救中國，只是一個夢幻。

還有些人以為中國所以貧困的緣故，乃是物質過分缺乏，科學不昌明。此外，拯救中國之要道，當以振興科學爲急務。但是我覺得科學興盛以後，是否中國能富強，還是一個疑問。因爲歐美各國的科學發明，以及科學的事業昭示我們！科學不是解救中國的

唯一出路。它帶來了相當的利益，同時它也帶來了相當的損失。所以我們固然不能忽視科學，然而我們也不能迷信科學萬能。

最近有些人又覺得中國的弊病，是在沒有高尚的道德和活潑的精神，所以提倡新生活運動，努力將古來的禮義廉恥各種美德，納入現在的生活當中。我們應當喚醒國魂，將已往的精神重新恢復。可是新生活運動的標語，還只貼在牆上，尚未貼到各人的心上。幾個月來，我不知新生活的成績畢竟如何。鄙人——爲上海新生活運動之一；我很慚愧的不知做了一些什麼。所以新生活運動能否拯救中國也是一個疑問。照這樣看來，政治的革命，社會的改善，科學的研究，以及新生活運動，都可以根本廢棄嗎？不，決計不可。凡是對於社會改造抱了決心的人都應當深切的認識，我們要知道政治的革命是中國需要的，社會的改造也是不可少的，科學的教養是非常的重要，新生活運動更值得提倡；可是我們致力這些方法以外，還宜普遍的加入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這些方法的推動力。有了這種力量，政治革命方可成功。有了這種力量，社會改造纔有辦

法。有了這種力量，科學的教養就見成效。有了這種力量，新生活運動更有精神。以前這些方法失敗的緣故，也就是缺少這種力量。這力量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帶來了希望。它是我們的道路，它可以使中國重生。這種力量是什麼？這是基督教的精神！

今日因時間的關係不能用歷史的眼光，科學的方法，一一的去證明這種力量的偉大，以及基督教的重要。然而我願意將幾件事實，作它們的見證：

最近有一個本校的學生挾了幾本書到我辦公室裏來。我看見他，就說：『你不是已經轉學了嗎？現在拿這些書來幹嗎？』他於是告訴我，他手裏挾的幾本書，便是他在圖書館裏偷去的，現在自動的供出，誠懇的認過，並且立誓以後要做一個好人。同時他告訴我，他所以有自首的勇氣，完全是得自基督教。因為他最近歸順了基督。你看基督教改變了一個人。

上海有幾個著名的醫生，他們以前自私自利，不會憐憫貧老，不會撫診幼孤。最近他們覺悟了。他們信仰了主，很快樂的做了新人。也爲別人貢獻了不少的力量和金錢。

你看基督教又改變了幾個人。

上海還有一位商人，以前擁有雄厚的資本。可是不肯捐輸一錢。最近他崇拜救主，基督的精神叫他服務人。於是他甘願拿出很多的金錢去做公益的事。你看基督不是又改變了一個人嗎？

上海還有一個著名的教育家，最近他反省以往的過失，良心上起了不安。於是他誠懇的拜倒在上帝面前，懇切的痛悔，願意爲大多數的民衆着想，去做一些更偉大的事情。

如以上之例，舉不勝舉。所以我們知道基督的精神的確是一切事業的動力。得着了基督便得着了新的生命。我想諸位都不能否認的。諸位都是中國有望的國民。國家的責任就放在你們肩上。我們要救中國，便不要忽視了這位可以拯救中國的基督。請你們握住這位民族的救星，努力的向他請示。

希望基督徒們深入他的裏面，努力認識他。因爲基督能指示你們一切人生的道路。

諸位！實現新生活改造中國不是空口白話可以成功的。我們得竭力的去實行。讓我們下一個決心，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以往的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的種種譬如今日生。讓我們自己先洗革自己，不但革命，還要革心，使我們有信心去追求光明的新生活。然後將這種新生活再帶到團體裏去，團體必會因着這種新生活而堅固。這個團體堅固了，整個的國家便有新生命。諸位！現在世界的喪鐘鳴了。要挽救中國的危機，唯一的方法，就是積極的努力，背着十字架追隨基督，願我們大家勉勵。

二 基督教與民族復興

王治心

(一)

誰都承認中國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圖謀自救，只有努力於民族復興。而民族復興運動，却需要一種推行的力量。從那裏可以得來這種力量呢？我以為基督教實在有這種力量，我們從歐洲的文藝復興，可以得到相當的證明。

今天是五月七日，是中國的國恥紀念日。五月裏的紀念日很多，像：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一八、五卅、等等，大都是中國民族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創傷。五月實在是痛心悲壯的一個月，在這個月裏，充滿着血和淚，我們應當怎樣對付這個五月呢？

我們是基督徒，我們是信仰耶穌主義的人，我們處在這種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求解放，有甚麼辦法呢？我想，只有本着耶穌的精神來奮鬥。耶穌的

精神是什麼呢？我們且先看一看耶穌對民族的觀念。

讀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節，看見耶穌『願意聚集他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鷄聚集在翅膀底下』的話，他那種希望猶太民族興旺，脫離羅馬帝國主義的情形，何等熱烈。他在升天的時候，吩咐門徒爲他作見證，要先從耶路撒冷起頭，然後及到猶太、撒馬利亞、以及到地極。後來他的使徒保羅幾次說到『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可見他們不是只講世界主義，丟棄了民族，是要從民族主義達到世界主義。這一點，後來孫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也是根據這種思想。

耶穌熱烈地希望着猶太民族的復興，所以曾經對着耶路撒冷痛哭。他那爲猶太民族所灑的熱淚，實足以表現他的愛國精神，決不是狹窄的國家主義，而是以大同主義爲目的的民族主義。

人家罵我們基督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罵基督教是麻醉青年愛國思想的鴉片，我們能不能承認？至少我個人覺得我們的愛國精神，不會比不上普通的所謂愛國者。不信，

請看一看孫中山先生，他是基督徒，他有耶穌那種愛民族的精神，爲什麼基督教的鴉片，沒有麻醉了他的思想？也沒有麻醉了蔣介石、馮玉祥、張之江、王正廷……那些人的思想呢？應該知道耶穌是愛國的，耶穌的愛國精神已經在西洋各基督教國家發生了很大的效力，他不能麻醉西洋的青年愛國思想，獨能麻醉我們中國青年麼？

不過話須得說回來，基督徒中也免不了有不明白耶穌真精神的人，做着世界主義的迷夢，不知道努力於民族復興的運動，這樣的人，我們應該用耶穌的愛國精神去糾正他們。

(一)

欲謀民族復興，先要謀民族文化的復興。但要研究這個問題，先要問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民族文化？什麼是中國民族文化？說來非常麻煩，簡單地說：『文化是一種民族的特性，加上思想與歷史的演進，而表現於各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倫理、——的成績』。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如希伯來的宗教、希臘的藝術、印度

的哲學、中國的倫理……等等。

基督教傳入中國，人家都罵牠是文化侵略，其實基督教決不是消滅某一種文化。卻是要成全那一種民族文化。我們只要看耶穌自己的話，他說：『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見馬太五章十七節）他所說的『律法和先知』，就是猶太民族的文化。因為當時的猶太人只知守律法的外形，而忘了律法的真義，所以他繼續地說明：律法上說『不可殺人』，但是我說『不可仇恨』，因為有形的殺人，實在起於無形的仇恨。猶太人只知道殺人的外形，並不知道殺人的動機，所以耶穌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也就是成全猶太的民族文化。他繼續講到姦淫、背誓、報復、等種種，有同樣的意義。總之，猶太人只守了文化的形式，而耶穌却講解到文化的精神，所以耶穌不是要廢掉文化，乃是要成全文化。

猶太人把風俗當作文化，同樣，我們也聯想到許多人誤解了中國的文化，把許多壞風俗當作文化，所以說中國是沒有文化的。不但許多外國人這樣誤會，連許多中國人自

己也不了解。現在好了，中國人中間有很多有思想的人，都覺悟到要復興民族。先要復興民族文化，便有所謂『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提倡。但是怎樣『建設本位文化』呢？我們是要：檢討過去，把握現在，開發未來。究竟檢討過去，要檢討些什麼呢？幾千年思想學說，真是千頭萬緒。簡單的說來，我想倫理，就是中國文化的結晶。維持中國幾千年國運的，是這種倫理；而使中國國運日趨於衰微的，也是這種倫理。因是這種倫理文化，是靜止的，是個人主義的，自從與西洋的動的社會的文化接觸以後，就覺得不適用於二十世紀的新時代了。那末，我們是不是要把中國固有的倫理文化消滅呢？或者全盤接受西洋的文化呢？不！我們應當取他人之長，來補我們之短。我們要保存中國文化的優點，而採取基督教服務犧牲的精神，來做我們復興文化的麪酵。正像耶穌講過『用一個麪酵放在三斗乾麪之中，使牠發起酵來』。而基督教自身，也應當像『一粒麥籽，種在中國文化田中，讓牠死了』，然後可以使中國文化與基督精神融成一片。這樣，中國文化復興，彷彿得了一種新生命，能夠放出異彩來，這就可以說是建設本位文化，預備

去開發未來。這也是中國基督徒最大的使命。

(二)

其次，我們要謀民族復興，更先要謀復興民族道德。究竟什麼叫道德？什麼叫民族道德？也得弄一弄明白。『道德』兩個字，古人解釋得很多，現在我們也無暇引證。不過照我的說法，合乎天理自然的叫做『道』，實行這種合乎自然的道叫做『德』。但是各民族對於天理自然的觀念，絕不一致，所以各民族的道德標準，也自然不一樣。別的不去說他，單說到中國民族的道德是什麼？說來也很複雜，即以先秦諸子論，至少看見儒、道、墨、法、四家不同的意見。究竟那一種是中國民族道德的標準呢？

孫中山先生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中國民族道德的特點；蔣介石先生以『禮義廉恥』做新生活運動的道德標準：這都是很對的。但是據我的意見，中國民族道德，可以用『忠恕』兩個字來做總綱。這兩個字雖然產生於儒家，但却可以包括其他各家的道德。歷來對於『忠恕』二字的解釋很多，最簡單的說，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是想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皆是把自己的欲不欲，推到別人的欲不欲。『推己及人』，通俗點來說，就是『易地以處』。

用這種『易地以處』的思想來持己，便成爲『反身而誠』的自省工夫。以之處家庭，便成爲『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的家庭道德。以之處社會，便成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道德。以之治國家，便成『推恩足以保四海』的王道政治。所以我說忠恕二字是中國道德的總綱。

現在來看一看基督教的道德是什麼？大家都知道是『博愛』。博愛的根據與實現，可以分爲三點：（一）認上帝是父親，（二）認人類是兄弟，（三）服務犧牲建立天國於地上。這種道德，究竟與中國固有的道德有什麼兩樣？假使我們去讀一讀張子的西銘，更可以看見『天爲人父，人爲弟兄，』的理論，尤其是孔子、墨子、的理論中，更多同樣的話。『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是一種服務犧牲的道德麼？所以從理論方面比較，實在沒有分別；只有在實行方面，中國道德就有不可否認的缺點。

所以儘管講『推己及人』，而能夠實行『推己及人』的却是很少很少。爲什麼沒有實行的力量？就是因爲沒有一種統一的信仰。如果能夠採取基督教統一信仰，從這種信仰產生出實行的力量，然後可以使中國的民族道德能夠復興。所以要謀中國民族道德的復興，需要基督教那種犧牲的實行精神。這也是我們中國基督徒對於中國道德上應有的貢獻。

總之，我們要謀中國民族復興，首先要效法耶穌的愛國精神，然後採取耶穌的精神來復興中國民族的文化與道德。這是我們在五月紀念中應有的覺悟。

三 基督教與政治

黎照寰

世界上假若沒有人，就毫無意義；人與世界的關係，若無政治，決無希望。政治的實施有良好的目標；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牠有壞的目標。『人是政治的動物』。在日常生活中，不論有意或無意的，人都在政治中活動。人到底是政治的主人，或是政治的奴隸，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討論『基督教與政治』的時候，主僕問題好像特別嚴重。當我站在基督教的立場去思索政治，當我在尋求那解決方案的時候，我深以為我們不可忽略了耶穌的教訓。本人以為最能滿足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的一段經文是：『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你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瑪門（魔鬼）』。

請問：『我們要服事誰？』這不但是一個有關忠心的問題，或有何相互關係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於我們態度的問題。政治是人的事務。更進一步說，牠也是社會的事務。牠的成功失敗都在我們肩上一——我們當中任何人的肩上一——也就是在每個人的態